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

叔虞母會時

駟案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  
度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

夢天

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

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

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

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

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

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

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

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駟案世本曰居鄂宋袁曰鄂地

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

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

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子宜曰

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

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

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

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

徙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

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

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

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

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

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

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

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

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  
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  
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大戎  
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  
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  
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栢叔靖侯庶  
孫欒賓相栢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  
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

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  
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栢叔  
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還  
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  
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栢叔卒子鯀代  
栢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  
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  
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爲君  
是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

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  
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  
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  
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  
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  
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  
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  
之死亦名之鄭立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

萬殺所虜晉哀侯

賈逵曰韓萬曲沃相叔之子莊伯弟

曲沃益彊

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  
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  
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  
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  
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  
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

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  
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  
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  
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栢叔孫也栢叔者始  
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栢叔初封曲沃  
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  
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  
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  
元年周惠王弟頊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

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

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說公

賈逵曰士蒍為晉大夫

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

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

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

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

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蒍為曰且待其

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

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

邊翟

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  
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  
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  
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  
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  
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  
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  
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  
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

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

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

霍太山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以為大夫士蒍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為之

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

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

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

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

以是始賞

天開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

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杜預

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

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

賈逵曰辛廖晉大夫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其後

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賈逵曰東

山赤秋別種

里克諫獻公

帶逵曰里晉卿里季也

曰太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服虔曰厨膳飲食

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

謀也

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杜預曰宣號

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

賈逵曰國政正卿也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

而已

杜預曰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帥是失其官

率

師不威將安用之

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

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

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

旅賈逵曰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

懼不得立得服虔曰已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聚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聚在中左右

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佩

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里克謝病不從太

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

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

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

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各馬之北乘備馬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夏陽虢邑

在大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

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

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

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

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

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

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胾

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

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

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闕

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日暮之人曾不能

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

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

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

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

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

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

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

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

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

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

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

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  
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  
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  
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  
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  
蒍為工蒍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  
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公

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官者勃鞞命  
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官者退斬其衣袪

服虔曰袪袪也

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

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

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

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

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

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

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

將虢

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栢莊之族乎栢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胥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竒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龍衣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何休曰以馬

苟忌之年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

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異芮曰不可韋昭

曰異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

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

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

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

夏齊栢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

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於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自其言

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北端

左右鬻珪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

晉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

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

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

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

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

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

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

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

丕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

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

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

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

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

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

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

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

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

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丕鄭使秦聞里

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

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若重賂與謀出晉君

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

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

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

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邳鄭子豹

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

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

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

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

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畱流行國家代

有救畱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

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

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

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

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

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

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

迎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

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

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猶重柰何鄭曰秦內君君

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

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

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

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

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

兵至公窘子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

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號射為右輅

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君晉君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

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

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

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

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

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

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  
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  
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  
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  
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  
晉惠公餽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  
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  
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  
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

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

曰圉人掌養馬位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

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然其眾數相驚曰秦

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

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

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

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

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

子侍

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

以固子之心子亡

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圍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

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

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  
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  
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  
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  
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  
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卒里  
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  
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  
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

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  
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  
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  
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  
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  
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  
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  
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

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

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相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相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

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

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整簾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柰何不禮  
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罍  
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罍去過宋宋襄公  
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  
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  
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  
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  
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  
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

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  
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  
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  
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  
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過子子其母讓此  
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  
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  
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  
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

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

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過

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

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

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

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

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

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

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

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

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

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

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

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

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

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

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

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

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  
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  
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  
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  
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  
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  
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  
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  
視之乃投辭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

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  
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

於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

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

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

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

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

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

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  
文公官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  
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  
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  
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  
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官者曰臣刀鋸之餘  
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  
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  
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

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  
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  
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  
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  
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  
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  
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  
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  
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

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  
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  
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  
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  
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  
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  
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  
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

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  
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  
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  
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  
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

縣上山中

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縣上

於是文公環

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

徐廣曰號曰一作國

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賈逵曰旌表也

從亡賤臣

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

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

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

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

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

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

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

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

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

陽樊

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圍温入襄王于周

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

地四年楚成王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杜預曰報宋贈

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

王肅

始復成國之半周軍也

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

枝將下軍

賈逵曰欒枝欒賔之孫

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驪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

東而以原封趙衰

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五年春晉

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

南度僖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

侯盟于斂孟

杜預曰衛地也

衛侯請盟晉晉人

諸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

衛侯居襄牛

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

卒

徐廣曰一作勝

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

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

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

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

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

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

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

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

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

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

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說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

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

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

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

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此宛人

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

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絕於楚楚得臣怒駟案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

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

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巳巳

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

晉師還至衡雍

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

作王宮于踐

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

初鄭助楚楚敗

懼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

未獻楚俘於周馬介百乘徒兵千

服虔曰馬介駟馬被

甲也徒兵步兵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

賈逵曰王子虎

周大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

賈逵曰大輅金輅彤

夫也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

秬鬯一卣珪瓚

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

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

虎賁三百人

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晉侯三

辭然後稽首受之

賈逵曰稽首首至地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義

和

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丕顯文武能慎

明德

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

昭登於上布聞在下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孔安國曰惟以

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孔安

我一人長安王位

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

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

晉焚楚軍火

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

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

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

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  
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  
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  
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  
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  
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  
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  
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

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  
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  
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  
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  
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  
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  
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七年晉文公

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  
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  
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  
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  
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  
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  
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  
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  
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

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  
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  
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  
叔反其衆心此可擊藥枝曰未報先君施  
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  
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  
變凶杜預  
曰以凶服從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  
明視西乞絺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  
曰記禮所由變也

六十六

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  
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  
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  
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  
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  
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  
城服虔曰秦邑  
新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  
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  
也霍伯先且居也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

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  
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

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

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

辰羸嬖於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  
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服虔曰  
班次也其

子何震之有賈逵曰  
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

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賤也毋淫于

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

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

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

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

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

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

公子雍衛太子毋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

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

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

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

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

交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奔之若何趙盾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

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

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

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

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

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年表曰北徵也六

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

穿卻鉞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  
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  
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  
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  
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  
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  
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墻賈逵曰彫畫也  
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九也宰夫胹熊蹯不  
孰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孰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

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  
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  
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盾閨門閉  
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  
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嘗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  
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官學事也未  
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  
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  
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  
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  
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明四尺曰敖  
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然  
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  
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  
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  
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

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

於桃園

虞翻曰園谷也

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

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

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

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

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

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

惜也出疆乃免

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

趙盾使趙

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  
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  
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  
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  
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  
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因救鄭  
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  
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

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  
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  
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  
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  
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  
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  
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  
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  
河中人指其甚眾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

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  
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  
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  
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言  
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  
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  
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  
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

揚給爲救宋

服虔曰解揚晉大夫

鄭人執與楚楚厚賜

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  
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  
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  
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  
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  
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  
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

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  
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  
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  
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  
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  
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  
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  
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  
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

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

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

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

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

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鞏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

為卿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

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

山崩駟案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

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

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  
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  
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  
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  
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  
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  
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  
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  
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

讓秦

賈逵曰呂相晉大夫

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

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讓伯宗殺之

賈逵曰三郤郤鉞郤雙郤至

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

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

藥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

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

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

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

兵敗於鄢

徐廣曰鄢陵一作焉

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

子反收餘

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待  
者堅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  
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  
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  
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  
與卻至有怨及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  
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  
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  
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

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  
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卻至於  
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  
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  
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官者奪  
之卻至射殺官者公怒曰季子欺子杜預曰公反以  
為卻至奪豕也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  
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

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  
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  
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  
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  
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  
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  
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  
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  
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

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

駟案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

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  
來至絳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  
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  
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相叔  
相叔最愛相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  
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  
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

三子廿二  
史記卷九  
四十一

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  
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  
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  
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  
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  
問群臣可用者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  
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謂祁僕可謂不黨  
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  
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僕御也

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

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

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棗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祖

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櫟十四年晉使

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棧林

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

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

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

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  
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  
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  
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  
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  
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  
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  
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  
左傳逞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  
作盈

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  
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  
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  
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  
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  
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  
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  
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

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  
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  
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  
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  
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  
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  
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  
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

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  
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  
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  
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  
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  
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  
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  
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

時從卒長吳

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

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

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

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

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

七年

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知伯與趙韓魏共分

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

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栢子雍注云戴子

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

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子驕為君當是

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

子韓康子魏栢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

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

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

晉十五年魏文侯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

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

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  
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  
公卒子孝公頌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  
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  
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  
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  
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  
推况驕主乎靈公旣弒其後成景致嚴至  
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  
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